

民國文獻資料叢書
編輯叢書

民國時期
話劇雜誌
彙編

田本相
宮寶榮
周德明
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51

第五十一冊

民 國 時 期

話 劇 雜 誌 彙 編

田本相 喻寶榮 周德明 主編

湯逸佩 黃顯功 執行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民國時期文獻
保護計劃

成果

第五十一冊目錄

戲劇 民衆戲劇社編輯 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 | | | |
|-------|---------|-----|
| 第一卷六期 | 一九二一年十月 | 一 |
| 第二卷一期 | 一九二三年一月 | 九三 |
| 第二卷二期 | 一九二三年二月 | 二二一 |
| 第二卷三期 | 一九二三年三月 | 三四三 |

民衆戲劇社編輯

中華書局發行

民衆戲劇社

第一卷

第六期

十年十月三十日出版

時事新報

請看
紀載翔實，
態度公正，
注意工商，
研究學術的

戲劇（一卷六號目錄）

插畫

銀盒的瓊斯夫人

美國劇場公會演黑暗之勢力

戲劇爲什麼不要寫實

蒲伯英

演完太戈爾的齊得拉之後

瞿世英

劇本劇作的商榷

王統照

譯黑暗之勢力以後

濟之

獨幕劇本

好兒子

汪仲賢

說不出（獨幕哩劇）

陳大悲

俄羅斯之歌劇

歐陽予倩

劇作家的耶支

周學普

隨便談

近代劇研究參考書

通訊

附錄

戲

劇

目錄

第一卷

第六期

人夫斯瓊的盒銀

幕三第



(本劇泰斯爾托) 力勢之暗黑演會公場劇國美幕一第



戲劇爲什麼不要寫實？

蒲伯英

戲

本社接着一封簡慕瑜先生底信，（見本誌本期通信）反對新派戲，辨護舊派戲，他根持的理由，完全是從劇術，（包括一切舞臺上的藝術）上著眼。大概的意思說：『演戲是不能而且不該與真事眞物融合的；新派的劇術却偏要與真事眞物融合，所以新派戲不如中國舊戲好。』這種酷肖新青年上甚麼話的妙論，本來是不能仗著理性去破解他的。但是我覺得現在中國人對於新派戲的觀念，和簡慕瑜先生一樣的人還實在不少。現在對於他底原函雖無暇逐句駁復，却不能不先把他反對新派戲底重要部分，抽出來批評批評，希望一般盲目攻擊的人，多少有些了解，并不是單爲簡先生一個人說法。

我們平常論戲劇底時候，往以把中國舊戲和新劇相提并論，這不過是說話的一種方便，并非認舊戲和新劇（現代的戲劇）是對立的兩個派別。拿近代戲劇底意義來說，中國舊戲實在還沒取得戲劇的資格——還是一種瞽詞，平書，跑馬賣解，混合一團糟的雜戲；要嚴格的講，雜戲和戲劇當然不成比較。然而簡慕瑜先生底信，却居然正襟而談的把這兩樣東西（雜戲，戲劇）對勘起來，髡髮真正旗鼓相當似的，這實在由於他根本上不了解近代戲劇底意義，所以敢於拿不進化的雜戲來唐突戲劇。

簡先生最反對的是寫實的新派戲劇，而最崇拜的是中國戲。殊不知在近代劇壇上和寫實派對立的，祇有新浪漫派，新神秘派……中國戲對於無論那一派都附會不上，如何能與寫實派對立起來比論優劣？簡先生底認識，實在從頭上起就錯了。況且寫實派，新浪漫派……這些派別，都是指『戲劇文學』——劇本內底思想方面而言，在劇術方面，并沒什麼叫寫實派非寫實派。劇

術原來是表現劇本發揮劇本的，決不能離開劇本自成他底派別。換言之，劇術只有對於劇本忠實不忠實融合不融合底問題，并無寫實不寫實底問題，簡先生反對寫實派戲劇，而所指斥的都是

「劇術方面底事，不是關戲劇文學」——劇詞，并不是我們平常所用的那一個文學上的『寫實』。請大家記明白，我要起手駁簡先生戲劇與真事眞物融合』底意思，是簡先生創用的名

本內思想方面的事，這也是中了認識不清底毛病。信如簡先生所說，既有『寫實派』底劇術，必定另有『非寫實派』底劇術了。假定寫實派底

寫實派之字是也。我以為粉墨登場，斷不能與真事眞物融合；蓋舞臺限於地位，演劇限於時間，種種限制斷非人力所能攻破，即欲寫實，烏從而實之耶？

劇術是對於劇本主忠實，主適合；請教那非寫實

派底術，所主的又是什麼？難道是主的不忠實不融合嗎？特為要劇術來表現劇本發揮劇本，而却又對於劇本故意要不忠實不融合，在戲劇進化的社會裏，那容得下這種意識顛倒的怪派。

簡先生講不清『寫實派』這個名詞，把他拿來亂加在新派劇術頭上，本來是大大的不妥的；但我這篇文章，是根據簡先生底原信而作的，為行文底方便上不能不『名從主人』。惟須先聲明一句：這以下所用的『寫實』二字，是『演戲

『去解決他。許多該做的事，都被『不能』二字打消了；甚至於該做而不願做的事，任是『能』也說『不能』；或者硬把『不能』算做『不該』。』大多數人底腦筋都是如此，社會上焉得有一事不糟。我以為人類要做的事，第一當先研究他該不該，且慢去問他能不能。如其研究結果是『該』的事，（除了絕無『可能性』的）總要豁出心思氣力去做，不怕天長地久不成不休，這纔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因爲要有理性，能戰勝環境，纔算一個有意義的人。像這位簡先生，對於演劇『該不該』與眞事眞物融合，并不略爲研究，就顧預囫圠拿『斷不能』三個字反對起寫實派來，實在是理性太薄弱了；而且他說『舞臺限於地位，演劇限於時間，種種限制斷非人力所能攻破』，尤其把環境底威力看得太大，假如樣樣事都如此，這『人』在天地間還有什麼用處。

事眞物脗合，猶如繪畫雕刻該與眞景眞物脗合一樣，（新浪漫派的繪畫雕刻，是要於脗合眞景眞物之外，再加一層深遠的意象，不是根上要不像眞景眞物。）這個條件，是沒有反對底餘地的。就迷信中國戲如簡慕瑜先生，也只說得『不能，』不敢說『不該，』可見『該』是該定了的了。所要解決的問題，只是所謂『不能』是『客觀的不能嗎？』（眞不能）抑或是『主觀的不能嗎？』（并非不能）且彷我把原函所提出六個不能寫實底理由，剖解出來看他對不對。

(原函) 西法之論劇者，謂舞臺爲打穿第四堵牆以便觀劇者之視線射入，臺框之幕線，即第四堵牆之無形基礎。方形之四壁而打穿一牆，眞人有此居室者乎？此戲劇之不能寫實者一。

這個話問得似乎很厲害，其實是他自己底觀念不清，把『實』和『寫實』混成一物了，纔生出這個根本錯誤的怪問來。殊不知『寫』是『

戲劇為什麼不要寫實

人事，『實』是『自然』，『寫出的實』當然不能和『自然的實』絕對一致。戲劇在舞臺上表演，原只要他『寫實』，並不要他『就是實』；換一面說，就是要對於『實』極盡『寫』底能事，寫到『無可能再實』為止。『方形之四壁而打穿一牆』，真人固然不居此室，然而也斷沒有真人

真要到舞臺佈景裏去住家，很可以不勞替他擔心少了一堵牆怕賊盜。況且戲劇在舞臺上的天職，第一是使人看見，第二是使人看見了覺得是實，不至於顯然覺得他不實。這打穿一堵牆，正是極盡寫實底能事，到了無可再實底結果，再實就是封閉觀劇者底眼睛，根本上等於無戲劇了。繪建築圖的因為要看的人明白他內部底構造，所以繪出剖去一面的立剖面圖；正和舞臺佈屋內景剖去一面牆，是一個道理。看建築底立剖面圖，疑心這房子不是真人住的；恐怕稍有知識的朋友不會鬧這種笑話罷？

(原函) 寫實派之演作，既云須與日常生活

脗合，然則我人日常與親友間談，有似舞臺上之大聲嘶叫者乎？借曰演寫實劇，不必提高嗓子，則塔大劇場，伶人登臺聲細如蚊，觀客距離較遠者，何能辨別劇詞？新劇廢唱端重說白，說白聽不見，則觀新劇無殊看電影矣。此戲劇之不能寫實者二。

在舞臺上『大聲嘶叫』，是現在所謂文明戲裏常見的事；但是我們意中所期望的新派戲，并不如此。我們意中的新派戲，是要和日常談話底聲音相彷彿，而又能使滿劇場人都能聽見，固然不要無故大聲嘶叫；却也不必一定要『聲細如蚊』，因為日常談話，并非都是聲細如蚊的。於發音術，雄辯術有練習工夫的人，他在舞臺上自類於日常談話的聲音，送到滿場人耳朵裏，并非定要大聲嘶叫纔能亮出劇詞來；況且建築上底講究，還有補助聲音傳達底效力，更不愁有人聽不見像如原函所指的疑難，在劇術進步底舞臺上，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就有也不至於大妨礙語言

上底寫實。姑且讓一百步說，果然「說白聽不見，

三。

「而觀客所得的印象，『觀新劇無殊看電影，』這個成績也不算壞。試問看中國戲的人，如其不董唱又不聽見說，白白瞪眼望着那滿臺底五顏六色七古八怪，能知道是些什麼東西？是回什麼事？腦筋中能得着什麼好的印象？能不能有和看电影一樣的成績？就這一點來品評，我恐怕最不好的寫實派戲劇，也比最好的中國戲勝過百倍呵！」

(原函) 寫實劇因貫徹其寫實手段，故劇中應用器具佈景必需真物：如馬必四其蹄，車必雙其輪，山必堆高，水必凹深……務求其惟妙惟肖。然此種真物，祇能謂之維肖，決不能謂爲惟真也。如寫實劇中之人立山巔，山與人之比例相去奚若？三歲孩童亦能立辨其真僞。縱極佈景之能事，止成形成與土堆相若之物耳。蓋無愚公移山之術，舞臺上終無實現真山之法也。舉一反三，餘又類推，此戲劇之不能寫實者，

『去題萬里』的一堂龍套和幾幅藍布來代替；

戲劇爲什麼不要寫實

戲

我們常常看見中國戲裏底桑園寄子，南天門，失街亭……桌子邊倚着三尺多高的紙屏風，畫些青綠紅黃的筆道，據說那就是山；桌子上站着幾個比屏風尺碼還大的鬚生，花臉，小旦……據說那就是站在山的人。像這樣『人立山巔，山與人之比例相去奚若？』簡先生把中國戲中刺謬不通的現象，拿來誣賴在新派戲頭上，未免太顛倒黑白了。我們意中的新派戲，斷斷乎沒有『馬

第六期

第一卷

五

我們意中新派戲底著作者，是決不要這種胡塗蟲的。然則新派戲本不要舞臺上擺不下的山，又用得着什麼愚公來移？『舉一反三餘可類推，』簡先生未免近於無敵放矢了。

劇

（原函）我人日常談話，斷無時常面壁之理。

寫實劇雖忌對觀客說話；然二人對白，亦須面

部側向第四堵壁，即此已非絕對寫實。苟欲真與實時一般無二，演劇者應以背部向臺下之時居多，則花錢者竟可終夜不見伶人之面；且能聽觀客胡爲乎來哉？此戲劇之不能寫實者四。

戲

演劇者底聲音笑貌，只要使觀客可以聽見看見就得了，并不要常守着一定的方向。「對觀客說話」雖然是新派戲底一種禁忌；而能不着牽強的痕迹，（儼然是和劇中人說話，而不像對觀客說話，）使觀客多些和演劇者對面底機會，却正是劇術上底一種要求，并不一定要背部向臺

下底時候多，纔算合理。況且打去的『第四堵壁，』拿剖面圖底道理來說，并不僅止是剖去了一堵壁，也許是一間屋從當中立剖下去的。站於剖線上說話，即是站在屋當中說話，就讓多些時候面向觀客，也並不犯面壁說話底嫌疑，又何至於弄到『既不能看又不能聽』呢？

（原函）外國劇有所謂三一律者，爲便於寫實起見，須將劇情限於二十四時以內。發明此律者，自以爲有此限制，則戲劇更能接近事實矣。實則仍是掩耳盜鈴之計耳。戲中事實，假定只經過二十四時，在舞臺上亦決不能有二十四時之表演，中間仍須以閉幕之短時間，消納戲中事實之比較的長時間。同一銷納時間，銷納數小時則爲合理，銷納若干年月則爲不合理，是眞所謂外國理性矣。我在貴誌見大悲先生之寫實銀合，其中有閉幕片刻重復開幕，即表示經過一夜者，豈有其眞事而能如斯迅速乎？此戲劇之不能寫實者五。

『三一律』在外國戲劇作法上，并不是一種不許背叛的國法；而要使戲劇界常有創造的精神，尤其不該受這種因襲的束縛；簡先生這段話，在我們底戲劇理想上，簡直是不成問題的。『三一律』原只在獨幕劇上適用，兩幕以上的戲劇，不能嚴格的適用三一律，這本是自然而不可逃的限制；不能因此就說戲劇不能寫實。我前頭說過了『寫出的實當然不能和自然的實絕對一致』，其實在戲劇底目的上，也不必要求他絕對一致。戲劇底目的，是要描寫人生最緊要的片段，去供觀眾底咀嚼玩味，不是替一人一家寫日記。

（原函）我見外國劇本往往注明時序，如玩偶家庭之事實發生，係在聖誕節。按耶穌誕日，編年譜，挨日挨時不許遺漏。閉幕的時間，就是特為銷納不緊要的片段而設，閉幕片刻可以銷納無限長的時間，在理論上是毫無窒礙的。畫寫生山水的，只擇最美最精采的寫，把不美不精采的

許多部分都銷納在紙外頭去，這正是美術家底匠心，不能說他把真山真水略去了許多部分，就不算寫生；戲劇中略去了不緊要的事情和時間，

又何害於寫實？誠如原函所言，新派戲要『接近事實』，所以拿閉幕片刻來表示經過比較長的時間；正如畫家拿煙雲烘托來表示內中藏着千山萬嶺一樣，越是烘托底地方多，越使人想像覺得逼真。像中國戲一點鐘演幾年或者幾個月的真實，一場接一場並無銷納之餘地，時間上明明白白投不攏帳，毫無道理可說。簡先生倒不以為怪；却對於新派戲底『閉幕片刻……即表示經過一夜……』怪他『豈有真事而能如斯迅速；未免太無皂白了。』

（原函）我見外國劇本往往注明時序，如玩偶家庭之事實發生，係在聖誕節。按耶穌誕日，在我國冬至節後，此時正係隆冬，劇人登場自宜身披重裘，始稱合法，則此戲止能排演於冬季矣。如溽暑之夏演此，亦令伶人衣冬衣上場，則將揮汗之不暇，更何暇注意表情道白耶？苟身服單薄衣衫，而口數今夜聖誕，是又不能寫實矣。此戲劇之不能寫實者六。